

试论道士陈楠的丹道思想 及其时代特征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陈楠是南宋时期影响较大的道教内丹思想家,道教金丹南宗第四祖,内丹清修派的代表人物。传薛道光内丹道,主张金丹之要唯在“铅汞”。“一”为金丹之基,道即金丹;主张性命双修,强调修性为炼精气的基础;丹法分三品,推重内丹修炼以调心炼神为要的上品“天仙之道”;主张佛道不二,融禅入道;兼行雷法,在金丹南宗传承及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成熟方面有承前启后之贡献。陈楠的丹道思想不仅反映南宋时期内丹道兴盛、新道派兴起、各种道法出现而又相互交参、逐渐合流以及“三教合一”的时代特征,而且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其后内丹学的发展。

关键词:陈楠;金丹;南宗;雷法

中图分类号:B9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1-0105-06

陈楠(?—1213年)是南宋时期影响较大的道教内丹思想家,道教金丹南宗五祖中第四代传人,内丹清修派的代表人物。师承毗陵禅师薛道光,下传白玉蟾,在金丹南宗的传承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他在传薛道光内丹道外,兼行雷法,因而形成了与张伯端、石泰、薛道光不同风格的内丹学说。但是,在金丹南宗五祖中,学术界前多言张伯端,后多言白玉蟾,而对白玉蟾丹道思想有直接影响的陈楠丹道思想的研究尚显薄弱。本文试就陈楠的丹道思想及其时代特征进行探讨。

一 陈楠生平及其时代特征

陈楠,字南木,号翠虚,惠州博罗县(今广东博罗县)人。关于陈楠生于何年史无记载。根据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9,陈楠师事毗陵禅师薛道光,“得太一金丹法诀”。陈楠《罗浮翠虚吟》也言:“嘉定壬申八月秋,翠虚道人在罗浮,眼前万事

去如水,天地何处一沙鸥。吾将蜕形归玉阙,遂以金丹火候诀,说与琼山白玉蟾,使之深识造化骨。道光禅师薛紫贤,付我《归根复命篇》,指示铅汞两个字,所谓真的玄中玄。”[1](24册,205页)这里明确提到薛道光将丹书《归根复命篇》传授给陈泥丸。“丹道既成,复归桑梓”[1](白玉蟾《翠虚陈真人得法记》,29册,483页),以盘栊箍桶为生。又《粤西诗载:粤西丛载》卷11,陈楠“得太一刀圭金丹法诀于毗陵禅师,得景霄大雷琅书于黎姥山神人”,表明陈楠除受薛式内丹法外,还从黎姥山神人得雷法。曾以雷法符箓驱鬼降魔,济人利物;又常以符水为人治病,其法系捻土为丸,病者多愈,世人呼为“陈泥丸”。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宋徽宗政和年间擢提举道录院事[1](5册,385页)。后归隐罗浮山,“以道法行于世”,不数年,定居长沙。于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卒于福建漳州梁山。其著述有《翠虚妙悟全集》

收稿日期:2003-03-28

作者简介:毛丽娅(1965—),女,四川省乐山市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即《翠虚篇》)、《罗浮翠虚吟》。收入《正统道藏》太玄部,即《翠虚篇》一卷,该卷辑录了陈楠所撰诗文。宋赵与峕《宾退录》卷7言真息子王思诚为陈泥丸《翠虚篇》作序。陈楠以丹法授白玉蟾,其道门高弟还有鞠九思、沙蛰虚。

陈楠生活在北宋末南宋时期,这是一个国力羸弱,内忧外患严重,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金灭北宋后建立的南宋王朝,并没有解除来自北方金人的武力威胁,金兵数度南侵,宋室只有称臣纳币,始得偏安东南一隅。这为道教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土壤。尽管南宋诸帝再未有过北宋真宗、徽宗那样的崇道狂热,但是南宋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使南宋朝廷又不可避免地要上承前制,下顺民俗,对以神鬼崇祀为事的符箓道教予以相当重视,以至扶植、利用。

陈楠生活的时代也是新道派相继产生、内丹术盛行的时代。在这一时期,随着南北分裂对峙,在北方金人统治区相继出现了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个新道派。在南方,除旧有的天师、上清、灵宝等三山符箓派外,产生了内丹与符箓融合的神霄、清微两大符箓新派,并衍生出西河、武当等支派。尽管有不少学者“考道教南宗的创立者,实际上应为宋宁宗时的著名道士白玉蟾”[2](173页),由“他建构了内丹道自身的传法世系”[3](390页),但事实上,全真道在北方崛起以后,自隋唐兴起的内丹道便出现了“北宗”与“南宗”的分立。宗奉王重阳所传内丹学的一派称“北宗”,而宗奉张伯端内丹学的一派称为“南宗”。一般认为南北二宗是同源异流,都宗承钟吕内丹说。经过南宋众多内丹大师的传道度人活动,有关内丹修炼的思想逐渐传播到民间社会,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不仅如此,内丹修炼也影响了各符箓道派,而“江南地区的内丹道派也颇受雷法盛行的江南符箓诸派的影响而兼行符水”[4](576页)。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雷法一开始就有与内丹融合的趋势,也不难理解金丹派南宗从陈楠起,兼行神霄雷法。这也是陈楠的内丹思想不同于其前辈之处。

金丹南宗产生于晚唐、北宋以来倡“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中,传播于佛教禅宗风行的社会环境,因而其学说也不能不带有三教合一、禅道融会的特点。再说,南宋统治者看到北宋真宗、徽宗的崇道抑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南宋孝宗在崇信

道教的同时,对佛、儒二教同样重视。其《原道论》专论三教关系。在孝宗看来,儒、释、道三教各有各的用处,其旨归终趋于一致,缺一不可。特别是佛教禅宗的发展,其心性论对道教内丹学的影响颇大,这一时期的内丹家们多主张融禅入道。作为内丹家的陈楠,其思想也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陈楠顺应了时代思潮,遵循北宋以来钟吕内丹及张伯端的路线,主张性命双修,禅道融合。

二 陈楠的丹道思想及其特点

陈楠的内丹道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翠虚篇》及其弟子的著述中。《翠虚篇》一卷包括七言歌诀《紫庭经》、《大道歌》、《罗浮翠虚吟》,短文《丹基归一论》以及《金丹诗诀》百首和词三首。卷首有真息子王思诚序,略述内丹大旨。陈楠的《翠虚篇》是宋代金丹派南宗的重要论著,对后人颇有影响。

(一) 金丹之要唯在“铅汞”

陈楠的丹法属清修派,认为坎离在自己一身之内,只须一己独修,“自家精血自交结,身里夫妻是妙哉”[1](《金丹诗诀》,24册,211页)。他在对当时流行的一些丹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其内丹道,认为“若非金液还丹诀,不必空自劳精神”[1](24册,205页)。陈楠在自述其炼丹过程及感受的《罗浮翠虚吟》中,斥责采战御女、服气存思等内炼方术,“都是旁门不是真”。他既反对依传统的《灵宝秘法》而“直勒尾闾咽津液”,执着命术,又反对《西山会真记》所述修法而“终日无言面对壁”,及无为灰心、得自显现之法,认为二者皆有偏颇之处,皆是“养命方”,不能“无质生灵质”,结成金丹。

陈楠继承了《悟真篇》所述丹法,不过在不少地方又比《悟真篇》更为系统、明白,而且对内丹修炼之感受及效验描述较详。如《紫庭经》云:“千句万句会一言;教人只去寻汞铅。二物采入鼎中煎,夜来火发昆仑山。”“采之炼之未片晌,一气渺渺通三关。三关往来气无穷,一道白脉朝泥丸,泥丸之上紫金鼎,鼎中一块紫金团。化为玉浆流入口,香甜清爽透舌端。吞吞服入五内,藏府畅甚身康安。”“十月火候圣胎仙,九转九期相回旋。初时夹脊关脉开,其次膀胱如火然,内中两肾如汤煎,时乎挑动冲心源。”[1](24册,203页)陈楠认为“红铅黑汞大丹基”,强调“铅汞”二物为金丹大药,炼丹之要。“身中一亩为家园”,以太虚为炉鼎,乌兔(铅汞)为药物,炼精化气,气凝成神,便可无为而通灵。“铅汞”

是什么?“铅汞”即先天元神元炁。认为内丹修炼采用的真药物既不是像钟吕内丹道坚持的那样以心之液、肾之气为真阴真阳,也不是如同一般内丹家主张的以神气为内丹药物,认为这些均系后天生成之物,不能作为证道超越的先天根据。修炼内丹惟有采先天之炁为药物,才能证道超升,归根复命。所以陈楠说:“莫向肾中求造化,却须心里觅先天。”[1](《金丹诗诀》,24册,208页)以先天之气为丹头,“丹头只是先天气,炼作黄芽发玉英”[1](《金丹诗诀》,24册,210页)。认为炼丹之要在抽坎填离,“但取坎精点离穴,纯乾便可摄飞琼”[1](《金丹诗诀》,24册,211页)。

关于采药时机,陈楠认为“每常天地交合时,夺取阴阳造化机”[1](24册,206页);“日乌月兔两轮圆,根在先天核取难,月夜望中能采取,天魂地魄结灵丹”[1](《金丹诗诀》,24册,209页)。

关于结丹,陈楠认为“成时全是赖阴阳”[1](《金丹诗诀》,24册,209页),成就“胎仙”的关键在于阴阳交媾,“胎仙只是交结成,交结惟在顷刻间”[1](《紫庭经》,24册,204页)。阴阳交媾是先天一气之契机,一旦采得先天一气,则顿时得入先天虚无本体,此际即可称“丹成”。内丹学修炼的一个根本原理就是从后天的阴阳不交的状态中通过“阴阳交媾”而返于先天的“阴阳合一”的本来状态。

关于内炼感受,在《罗浮翠虚吟》中,陈楠自称:“工夫不到不方圆,我者工夫行一年,六脉已息气归根。有一婴儿在丹田,与我形貌亦如然。”“辛苦从来只十月,渐渐采取渐凝结。而今通身是白血,已觉四肢无寒热。”《大道歌》也云:“还丹入口身自轻,能消久病去妖精。”[1](《罗浮翠虚吟》,24册,207页)“精神冥合炁归时,骨肉融和都不知,关节自开通畅也,形容光泽似婴儿。”[1](《金丹诗诀》,24册,211页)“一旦工夫尽志诚,凝神聚气固真精,颜容如玉无饥渴,方显金丹片晌成。”[1](《金丹诗诀》,24册,211页)

(二)“一”为金丹之基,道即金丹

陈楠阐述其内丹思想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力求简明,他破除了丹书纷繁隐晦的内丹术语,而直指其实质,因为在他看来,“大道从来绝名相,真仙本是无花草”[1](《罗浮翠虚吟》,24册,206页)。这为本来有些隐晦的内丹道深入社会下层奠定了基础。

《丹基归一论》中论“一”为金丹之基,“实千经万论之原,千变万化之祖也”,“得一可以毕万”[1]

(《罗浮翠虚吟》,24册,207、208页)。“一”指阴阳,不过非一般所谓阴阳,乃指“真阴真阳”。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即金丹也,金丹即是也”。《大道歌》也云:“真阴真阳是真道”,“道本无形,喻之为龙虎;道本无名,比之为铅汞”[1](《修仙辨惑论》,4册,617页),认为各种丹书中所谓天魂地魄、日精月华、马牛龙虎、红铅黑汞、金精木液、乌兔龟蛇、乾坤坎离、男女夫妇、婴儿姹女等词,其实皆指一物,即阴阳二字,系精神、生命的本原;守一坛、戊己户、玄关一窍、玄牝之门、神水华池、铅炉土釜、朱砂鼎、偃月炉、中黄宫、丹元府、神室气府、呼吸之根、凝结之所等术语,实指一处;而“周年造化”乃“周身之精气”,“日夜时刻”乃“精气之变态”,“天地气数”在乎一时之工夫。这无疑有助于人们阅读理解丹书。

(三)丹法分三品与新丹法“天仙之道”

晚唐以来,内丹诸家各立其说,丹法五花八门,陈楠回答了白玉蟾提出的“修仙有几门、炼心有几法”的问题,对当时流传的各种丹法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分类,分为上中下三品,三品丹法分别成就三等仙,即所谓“修仙有三等,炼丹有三成”。

陈楠所说的上品炼丹之法即是“天仙之道”,修之能“变化飞升”[1](《修仙辨惑论》,4册,617页),适宜上士修习,是一种最为陈楠推崇的费时少、简单易行而又成果最高的新丹法。“以身为铅,以心为汞,以定为水,以慧为火”,“以精神魂魄意为药材,以行住坐卧为火候,以清静自然为运用”。更具体地说,其法“以身为坛炉鼎灶,以心为神室,以端坐习定为采取,以操持照顾为行火,以作止为进退,以断续不专为防堤,以运用为抽添,以真气熏蒸为沐浴,以息念为养火,以制伏身心为野战,以凝神聚气为守城,以忘机绝虑为生杀,以念头起处为玄牝,以打成一块为交结,以归根复命为丹成,以移神为换鼎,以身外有身为脱胎,以返本还源为真空,以打破虚空为了当”[1](《修仙辨惑论》,4册,617页)。总之,此法重在修心炼性,清静自然。陈楠认为,依此法修炼,“在片晌之间可以凝结,十月成胎”。王思诚评价说:“此诚学仙之捷径,度世之妙道。”其法简易,“本无卦爻,亦无斤两”,“故以心传之,甚易成也”。这种丹法唯以静定、清静、无念为要。这种丹法是一种在传统道教“坐忘”一类道功基础上融摄了禅宗之禅的新丹法,自始至终,以调心炼神为要,讲无念,讲顿悟速成[5](卷三,152页),所以陈楠“但恐世人执著

药劫火候之说,以为有形有为,而不能顿悟也”[1] (《修仙辨惑论》,4册,617页)。由于这种丹法颇受禅宗的影响,因此有人疑“此法与禅法稍同”。但陈楠认为这是“殊不知终日谈演问答,乃是乾慧;长年枯兀昏沉,乃是顽空”[1] (《修仙辨惑论》,4册,617—618页),声明此法与当时禅宗的终日谈演问答与长年兀坐昏沉明显不同。

中品炼丹之法为“水仙之道”,修之可以“出入隐显”,中士可以修习。陈楠在《紫庭经》中所述丹法当属此类。其法“以气为铅,以神为汞,以午为火,以子为水”,“以肝心脾肺肾为药材,以年月日时为火候,以抱元守一为运用”,入手即注重修先天元气元神,以五脏五行之气为药物。按法修炼,“在百日之间可以混合,三年成象”,“虽有卦象,却无斤两,其法要妙,故以口传之,必可成也”[1] (《修仙辨惑论》,4册,617页)。

下品炼丹之法为“地仙之道”,具体指《钟吕传道集》、《灵宝毕法》等所述从调息、守窍、搐外肾、按摩肚脐入手,重修炼精血气液、行气导引一类的丹法[5] (卷三,150页)。修之“能留形住世”,延年益寿,庶士可以修学。其法“以精为铅,以血为汞,以肾为水,以心为火”。陈楠认为按此类丹法修炼,“在一年之间可以融结,九年成功”,其法繁杂,“既有卦爻,又有斤两”,讲究时刻法度合于天地日月运行之度数,其法繁难,“故以文字传之,恐难成也”[1] (《修仙辨惑论》,4册,617页)。

陈楠的这一总结分类,实际上是当时内丹学发展成熟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反映了传统的内丹修炼在南宋发生的变革以及丹法发展的新趋势。不难看出,陈楠并不拘泥于一法,但就其详述的中品、上品丹法而言,陈楠更推崇上品“天仙之道”,说明陈楠丹法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已发生了变化。

(四) 在立教宗旨上,主张佛道不二,融摄禅宗之学

在佛道关系方面,北宋张伯端《悟真篇》在内丹道的心性论中接纳了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思想,为后世内丹家援禅入道开了先河。陈楠也深深地受到当时时代思潮的影响,认为佛道不二,主张融合内丹与禅。陈楠认为:“人若晓得《金刚》、《圆觉》二经,则金刚之义自明,何别分老、释之异同哉!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何况人人具足,个个圆成。正所谓: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阙透长安。但取其捷径云

耳。”[1] (《修仙辨惑论》,4册,618页)认为释道本无二致,即是说“三教门庭施設虽异,但三家的宗极之说道、心地、太极本为一体,仙圣佛体证道之心本无二致”[6] (52页),即三教同源一道。道作为客观、绝对不变的宇宙最高理则,是唯一无二的。在陈楠看来,“天仙之道”才是真正的释迦之道。“天仙之学,如水精盘中之珠,转漉漉地,活泼泼地,自然圆陀陀、光烁烁。所谓天仙者,此乃金仙也,夫此不可言传之妙也”[1] (《修仙辨惑论》,4册,618页)。金仙是道教内丹学所称的释迦牟尼成佛之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陈楠接纳佛教禅宗明心见性论来解释内丹修炼,但并非主张以禅宗的明心见性完全取代内丹道的性命双修,因为陈楠丹道之传承除心性觉悟之外,还有命功修炼法诀及雷法符箓之术,这也是陈楠内丹道的特色。事实上,南宋内丹道的主流仍然秉承性命双修、形神俱妙的原则。他们既重视心性修炼在内丹合炼中的作用,又充分意识到单纯的心性了悟与丹道了证境界的差异。禅宗的了证是一种纯粹精神的超越,而道教则倡导形神俱妙,其终极了证是通过性命双修,最终由形而下之肉身契入形而上之道体。

因此,陈楠认为:“若是学天仙之人,须是形神俱妙,与道之合真可也。岂可被阴阳束缚在五行之中,要当跳出天地之外,方可名为得道之士矣。”[1] (《修仙辨惑论》,4册,617页)当然,在融合内丹与禅方面,其弟子白玉蟾更进了一步。在理论上,“他把内丹归结为心、性,向禅宗的唯心论靠拢”[5] (卷三,153页)。

(五) 在成仙学说上,主张性命双修,强调修性为炼精气的基础

“性命双修”是内丹修炼的最终目标。性与命是统一的,相互依存的。传统认为金丹南宗“其学先命而后性”[7] (卷十七《送许从善子道还闽南序》),陈楠虽然承张伯端一系思想,强调须炼化精炁为元神,渐修精气神而最后还虚,即由所谓“了命”而“了性”。但实际上修命离不开修性,修命本身也要炼心,“炼形者,先须存心于内,真气冲和”[1] (《阴符髓》,4册,614页)。修命只是从“心”修“精气”之“命”,所以在“炼精化气”之前有“筑基炼己”阶段。“炼己”即是“炼心”,即是说命功修炼必须具备一定的心理条件才可能。而且在修命的过程中,陈楠也强调修性为炼精气的基础,炼精炼气皆以心意为主

导。《阴符髓》说：“天以斗为机，人以心为机。天机运于阴阳，人机则成大道。大道者无为也，无为性不乱。性不乱则神不移，神不移则精不散，精不散则气不荡，气不荡则精火相随，精火不散，万神聚于神乡，在于昆仑之内，朝于顶上，始得一气之造化也。”[1]（《修真十书》卷三，4册，615页）以元性不乱为炼精气的前提；以性不乱、神专注不移为炼化精气的枢机，全部丹法的主宰。“人能澄心如天不动，故同天地。人心者机本也，人能存其心，守其神，以心为性，以气为命。而不能行者，气绝命亡，皆因乱性散神”[1]（《阴符髓》，4册，615页）。正如陈楠所说：“如其心猿不定，意马四驰，则神气散乱于外，欲望结成还丹，其可得乎？”《紫庭经》也说：“心肾水火自交感，金木间隔谁使然？黄庭一气居中宫，宰制万象心掌权。”[1]（24册，203页）由此可见，修命与修性是紧密相联的，修命离不开修性，二者似乎很难截然分开。陈楠不但强调心无为、性不乱为炼丹之基，而且强调在炼化精气过程中要以性为主宰，发挥心意的有为之用，于无为中无不为，故“剪其欲，正其心，定其气，守神抱一，至静而日新，必达于源，至于神，阴慢之本也”[1]（《阴符髓》，4册，616页），反对一味无心无念无为，不主动炼化精气，待精气自然炼化，这与禅宗之禅颇有不同，表现出道教内丹独具的特色。

（六）兼行雷法

金丹南宗从陈楠开始兼行雷法。雷法又称五雷正法，出现于北宋末，为内丹修炼与法术行持相结合的产物。在宋代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形下，新兴的符箓道派清微、神霄等道派都以行雷法为主。由于雷法产生于内丹兴盛的时代，它一开始就呈现出内丹与符箓融合的特点。神霄派的实际创始人王文卿认为雷法中所召摄的雷神将吏实即自身三宝（精气神）五行（五脏之气），“使者乃元神也，程雍乃元炁元精也，五脏之炁为五将也”[1]（《冲虚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话》，32册，391页）。而诸将帅吏卒皆一统于元始，元始亦即自己不坏之元神。神霄雷法强调行法者精、气、神修炼，以元神化雷霆的观念，强调以自身内丹修炼为本，雷霆起于五行，“人能聚五行之气，运五行之气为五雷，则雷法乃先天之道，雷神乃在我之神”[1]（萨守坚《雷说》，29册，213页）。认为只要以元神为主宰，根据需要，按阴阳五行交感的规律运自身五行之炁交感激荡，则可感通外界五行的交感，发而为外界的风雨雷电。王文卿一系以内炼

金丹与外用符箓为一体，力主运先天一炁以召雷兴云驱邪却怪，体现了宋以后道法发展的趋势。

陈楠之雷法属神霄系。一方面，北宋末，神霄雷法盛传于世，王文卿于南宋初在南方传行雷法，其徒甚众。另一方面，彭耜《静余玄问》载其徒白玉蟾云：“先师（陈楠）得雷书于黎母山中，不言其人姓氏，恐是神人所授也。”又说：“先师尝醉云：我是雷部辛判官弟子”[1]（32册，411页）。《海琼白真人语录》卷1，白玉蟾更为肯定地说：都天大雷法，“向者天真遣狼牙猛吏雷部判官辛汉臣授之先师陈翠虚，翠虚以授于我”。《道法会元·翠虚陈真人得法记》也说，陈楠于嘉定戊辰（1208年）游黎母山，遇道人传以太一雷霆之法，道人告先生曰：“惟五雷不可小用”。临行，顾谓陈楠曰：“吾非凡人，即雷部都督辛忠义也，吾师汪真人亲授玉清真王付度，今付与汝。”回首摄身云端，目送不见其处[1]（29册，483页）。尽管辛判官授予雷法之说盖出依托，然也透露出陈楠所传雷法属王文卿一系的神霄雷法。神霄雷法侧重禳灾、祈祷，有遣瘟、驱蝗、召雷、请雨、祈晴、止风、伐邪、召劾鬼神等法行。在道法理论上，主张“道体法用”，即以内丹有成、与道合真为根基，发之于外，形成种种变化玄伎。不少文献也记载了陈楠传道度人、济世惠民之事。如《粤西诗载·粤西丛载》卷11、《广东通志》卷56、《大清一统志》卷343说陈楠能驱狐鞭龙，浮笠济湍，显诸神异。

陈楠雷法虽承神霄派之传，但毕竟陈楠金丹道是承张伯端一系内丹学，重在内炼，其内丹学远较神霄派发达。正因为如此，陈楠雷法较神霄派雷法更为强调内炼成丹为外用符箓之本。陈楠认为炼就内丹，不仅可令人长生不老，脱胎换骨，而且还可以“役使鬼神，呼召雷雨”[1]（《修仙辨惑论》，4册，617页）。陈楠兼行神霄雷法表明，金丹道发展到南宋时期已开始与符箓神霄派合流。不过，从神霄派一开始就以融合内丹与符箓为其特色来看，这种道派之间的交参、互渗当不是个别现象。

陈楠内丹与雷法并传，不仅使南宗有了广大的徒众，而且使南宗有了新的发展。其雷法后为白玉蟾、彭耜一系传承。白玉蟾撰有雷法著作多种，进一步融合内丹与雷法。针对符箓道士重仪式而不就“道源”的普遍倾向，白玉蟾强调行法者须知“道”明理。白玉蟾还进一步发挥神霄雷法之说，从内丹学人身一小天地的天人合一论出发，说雷法中所祈祷

驱役的雷部将吏神鬼,其实皆是自己的精炁神所化。白玉蟾融摄禅宗之学,认为道即是心,心即是道。他还说符咒是否灵验,主要在于行法者的内炼工夫,而内炼工夫,全赖一心而起作用,心能主宰一切,若合于道,其主宰作用便可通灵无阻,便能感召神灵。故曰:“法是心之臣,心是法之主,……守一则心专,心专则法验,非法之灵验,盖汝心所以。”认为“只有内炼成丹,化精炁为元神,以元神主事,才能作法灵验,这较旧符篆派只重符水与存思,在理论上深化了许多”[5](卷三,125页)。

尽管金丹派南宗入元后,“便逐渐与全真、正一派合流,多数南宗人并入了全真道”[6](64页),但是陈楠作为金丹南宗五祖之一,在金丹南宗的传承及其丹法方面有承前启后之贡献。他不仅对此前金丹南宗丹法进行了一次总结分类,而且金丹南宗从陈楠起,兼传雷法,从此内丹与雷法彼此交融互渗,

呈现出内丹修炼与符篆法术结合的特征及发展趋势。陈楠的丹道思想不仅反映了南宋时期,内丹兴盛、新道派兴起、各种道法出现而又逐渐走向合流以及“三教合一”的时代特征,而且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其弟子白玉蟾等人。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传,九鼎金铅砂汞之书,紫霄啸命风霆之文”[1](《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9,5册,386页),并在融合内丹与禅、内丹与雷法等诸多方面深化了陈楠的丹道思想。南宗金丹法正是通过陈楠、白玉蟾的传承发展而臻于完善,并对后世产生影响。“元代以后的全真派撰述,几乎无一不引证南宗诸祖”[6](67页)。即使南宗人李道纯、金野庵等在归入全真道后,其学说虽不免受全真派的影响,但基本上仍以原南宗之学为主干,与北宗之说明显有异。如李道纯著述中唯论性命、内丹,其内丹分三品之说,乃直承陈楠。

参考文献:

- [1]道藏[M].北京,等: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2]李养正.道教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 [4]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5]卿希泰.中国道教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 [6]陈兵.道教之道[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
- [7]宋谦.宋文宪公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Attempt at Chen Nan's Dan-Taoism and Its Feature of Times

MAO Li-ya

(History and Tourism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Chen Nan is an influential Dan-Taoist in Nan Song, the Fourth Originator of Taoist Jindan Nanzong,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Nedan Qingxiu School. Chen Nan's Dan-Taoism not only reflects in Nan Song the prosperity of Nedan Taoism, the rise of new taoisms, emergence, intersection and confluence of various Taoism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times of “three Taoisms confluence”, but his Dan-Taoism directly influences later Ned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en Nan; jindan; Nanzong; Leifa

[责任编辑:凌兴珍]